

卑琐的猜疑



连日的小雨荡涤了尘埃,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晚饭后,我放下手中的家务和工作,带儿子去露天广场散步。广场上热闹非凡,跳舞的,唱歌的,健身的……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群体。

一路走着,忽见一道光束腾空而起,循着那光亮滑落的地方看去,原来是荧光飞盘。儿子在一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便在夜市买来一个,他兴奋得跟荧光飞盘在草地上欢呼着、奔跑着。忽然,那飞盘像一阵旋风划向天际,急速旋转数圈后不偏不倚地降落在旁边的树枝上。儿子仰望着高高在上的飞盘,急得团团转。我在灰黑的暮色中摸索着,除了地上有几块小石头外,再无他物,于是我抄起小石头向上扔,儿子也效仿我,向上投掷,虽屡屡命中,但那树枝只微微颤动几下,飞盘依旧纹丝不动地悬挂在上面。我们想在附近寻找长棍子,可是寻了一大圈,竟一无所获。儿子有些失落,蔫头耷脑地跟在后面,我拍拍他的肩膀:

“没事,我们可以再买一个。”可是等我们折回摊点时,那个卖飞盘的小伙子已经收摊走了,我无奈地耸了耸肩,儿子反倒安慰我似的说:“妈妈,我不玩飞盘了,我们转转吧!”他边说边轻快地上前拉我。

当我们再次路经那棵大树时,我忍不住仰望头顶上的飞盘,可依旧想不出好法子。夜色深邃了许多,人群逐渐散开,这时,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走过来,他头发凌乱,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在路灯的映照下,他外衣上的石灰粉尘清晰可鉴,他操着浓重的方言,指着树枝问:“上面是你们的東西?”我点点头,他说:“我帮你取下来。”我狐疑地看着他,他却伸出手摸了摸儿子的小脸儿,笑着说:“这孩子真可爱。”我本能地后退一步,儿子却原地未动,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一个念头:他想干什么?会不会是有条件地帮忙,然后找我索要好处费?我正想着,他却二话不说,把外套脱了,扔到地上,双手环抱着树,准备向上攀爬,我有些担心他摔下来,连连摆手说:“不用了,这也不贵,取不下来算了。”可是他动作麻利,已经迅速地爬上枝头,并伸出手使劲晃动树枝,随着摇摆幅度的增大,飞盘最终扶摇直下,稳稳当当地落在地上,儿子高兴地捡拾回来。那

中年人很快又从树上爬下来,重新穿上外套,我正思量他会转身过来找我索要多少报酬时,他却已经健步离开,消失在浓重的夜幕中。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等儿子叫我时,才回过神来,我问儿子:你对刚才的事有什么感想?儿子眨着眼睛说:“遇到困难时,人们要互相帮助,我们也要乐于助人。”我欣慰地点点头,又问他:“刚才那伯伯摸你的脸时你是怎么想的?”我其实是想问他怕吗?但话到嘴边时,还是在儿子面前有意规避掉“怕”这个字,没想到儿子却说:“我没想什么啊,伯伯喜欢我才摸我的吧!”

儿子的话让我羞愧,对于陌生人的鼎力相助,我不仅没来得及说声“谢谢”,还妄加揣度别人的居心。和那个无私无欲的打工者相比,我的猜疑是何等卑琐!

不知从几何时,我们开始有人生的初体验,经历了一次次受伤、挫败后,猜疑、防备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逐渐缺失,各自修筑防护墙,以期有更坚实的外壳护佑自己,殊不知最终失去了纯净本真的心。看着儿子,我忽然意识到能用一颗纯净的心看世界真是美好至极。

诗品时空

环卫工人的歌

朱跃杰

月亮悄悄地露出笑脸。
星星静静地眨着双眼,
在这寂静的黎明,
黄色马甲在路边一闪一闪。

弓背好似高山的驼峰,
皱纹印记着岁月的艰辛,
你似清洁大使,
扫去黑暗,扫来黎明。

辛苦的劳作无人比肩,
清淡的日子有谁看见,
你用圣洁的双手,
为城市带来洁净一片一片。

没有怨言没有责难,
再苦再难也能撑起一片天,
辛勤的马路天使呵,
我要用颂歌把你礼赞。

行走的五月
林平

从阡陌走进城市
从山涧走进江河
五月布衣长襟,行色匆匆
风蚀的龙舟上
依旧回荡着澎湃激越的鼓声

蓝天之下,荒野之中
是谁捩来葳蕤的艾蒿
愚于我清贫的门楣
菖蒲澄碧,粽香水色
在我的目光之上行走了千年

我是从黎明赶来的
走过霏霏细雨和一片蛙潮
赶来参加这一场无人的盛会
亘古的河滩上,蒹葭苍苍
你是否还是原来的模样

而我仍记得那时的稻花
记得萋萋的河岸上,人影憧憧
我只是做了一个梦
那些翩飞的燕子和蝴蝶
便随五月一起
转身走进艾香上的端午

此刻,河水鲜亮
流过我额头上深深的壑
多想在黎明之前,和你一起
沿着时光隧道回溯
直抵最初的河畔
悠长的叹息,沉甸甸的诗篇



城南旧事

小镇变迁

厉剑

从一个小镇走出来,再没怎么回到那里工作、生活过。尔后的岁月匆匆而过,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自己也由一个懵懂少年变得银丝屡现。

自己常怀念那个小镇,那里有我无数的童年乐趣,消磨了我青涩少年的美妙时光,现在倒又常常连那个少年一起怀念。一个小镇,记忆的是少数几张黑白照片;一个少年,记忆的是几只散落的珠玑。有多深的联系?又有多少变化?是的,变化很大!都变化很大!

过去的小镇,只有十字街口一杆路灯;只有公家单位及核心地段才有电灯的亮光;整条街道都是砂石路;最高的建筑物是政府大礼堂兼电影院;学校则是一排排不知道年代的旧平房;人们或步行或肩挑推车的“谋”生活;只有干部们才偶尔骑自行车“下队”;想一想那时的我们,对生活更多的是无奈和对未来的憧憬,而未来的美好也只是短暂地幻想一下,转过头来又要面对厚厚的课本和现实的艰辛。

过去的我常常步行几里山路到校上学,最近才清楚那时有个专有名词“耕读小学”,家里的一日三餐真可谓简单粗陋,常为一件新衣服、新书包、新文具期待许久,能为

我带来更多欢乐的记忆是新年夜的“大餐”。那个时候,无论多么艰辛,每家的大人都要准备肉蛋鱼鸡等平时奢望的荤腥。而新学期开始才会有几支铅笔,几个本子,而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老师奖励我的一支钢笔,蓝色英雄牌的钢笔,那时我只有八九岁。

四年级时,曾对同桌的伙伴透露过自己的梦想:穿制服,戴大檐帽,保护你。小时候没有更多娱乐和梦想,更多的是刻苦与自卑,现实的拮据时我无论如何也自信不了,尽可能多的学习知识是自己“强大”和“富有”,只有知识才可以享受到快乐!

而现在我明白了生活曾经给予我这么多眷顾,使我在没有 iPhone、iPad 和网络的少年时光里有大把时间畅游在知识的海洋,而小镇也在一张几乎白纸一样的基础上书写新的篇章。

我变了,小镇也变了,变化很大。因为时间,因为变革,因为努力。我从校服毕业很快就穿上了那套蓝色制服,不经意间实现了对同桌的诺言。

带着小镇人的朴实与刻苦,我将热情和活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第一次将纳税人信息采集起来,加班加点录入计算机中去;第一次使用税收征收系统开出长长的机打税票;第一次将纳税人税务登记清册、纳税申报清册用电脑打印出来呈现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替代它们使用多年的“千奇百怪”的手工清册……无数个第一次,当时的我和同事们只是体验那计算机和软件的“神奇”,而今天



回过头来,再看那个时代,真可谓一个跨越的时代,一个大时代!

小镇的变化大家可想而知,新的办公楼、新的中小学校拔地而起;硬化扩宽几次的街道和马路;整齐站立的路灯;为新农民建设的新社区,全面建设和改造的饮水工程;由省财政拨款的集中垃圾清运项目;国家级资金落实的农田水利除险加固工程;新农民建设的新型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他们早已不用再上缴已经存在千年的农业税收;小镇上店铺林立,一辆辆小汽车轻快的从身边掠过,转头一看是儿时的伙伴,载着一车的欢乐,向前奔跑!

一个小镇,一个小我。小镇给了我遮风避雨和人生起航的平台,小镇可能不会因为我而停下前进的脚步,我却可以为他的前进默默奉献。

挚爱亲情

岳父,一路走好!

胡晓川

连绵细雨,路人断魂。

纷飞的骤雨,波澜如泣,打湿了阡陌,轻抚着怅惘。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长跪在岳父的坟前,沉痛地悼念我敬爱的岳父大人——杨德馨。

今天,是我岳父的“五七”,我和家人顶着似霏霏雨,踏着乡间泥泞,为老人家折一束鲜花,挽一行垂柳、掬一杯雨丝。魂断处,烛烟烟飘,哀思阵阵,不绝如缕……

2013年5月6日14时50分,辛苦一辈子、劳累一辈子的岳父因患肺心病、肾衰竭,医治无效,不幸仙逝,享年90岁。

1924年11月14日,我敬爱的岳父出生于潢川县来龙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岳父自幼聪明好学,成绩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学校领导老师和老师的夸奖。但是,由于家庭贫寒,作为长子的岳父,为减轻家庭的负担,早早退了学,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1949年春天,已

经成家的岳父,跟随解放大军,南下到湖北麻城鄂豫公学,在那里接受革命教育。经过革命的洗礼,1951年7月,学习优异、工作突出的岳父被调到中共中南局统战部工作。到大机关工作后,岳父积极上进,依旧坚持勤学好问。极具上进心的岳父,立即得到了当时在中南局统战部工作的原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的认可,他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共党员刮目相看,纷纷与他交朋友,手把手地教他学知识,一对一地教他写文章。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经过三年的历练,博学的岳父读懂了革命的大道理,练就了一手好文章。因出类拔萃,1954年8月,岳父被调到广东省广州贸易局工作。到了新的单位,岳父依然积极上进,依然勤奋好学,工作表现与具有亲和力的作风,很快受到同事与领导的一致好评。1956年3月,敬爱的岳父由广州贸易局供销科副科长升任广州供销社总社秘书科科长,并享受副处级待遇。时年32岁。

人间有爱,岁月无情。1955年反胡风运动席卷全国。正在广东省各单位、各高校进行革命理论巡回演讲的岳父,被革命小将从主席台拉到审判台,这样一斗就是一年多。1958年3月,顶着凛冽的北风,戴着右派的帽子,岳父被遣送回生他养他的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无休止地再教育。历经商海中的风雨,勇于挫折

中拼搏,练就了多才多智的岳父,精神上乐观向上,人生上坦荡坚强。但面对生活,仍是“无奈”、“悲惨”!无奈因岳父被扣上了帽子,不能寻亲访友,只能终日早起晚归地干活,甚至还要干义务工,甚至还得早报告晚汇报。因感前途无望,岳父无奈放弃了理想,并遭到悲惨的非人的折磨。但您都不屈不挠,凭着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瘦弱但坚强的脊梁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您养育了五个儿女,生活异常艰难,但为了儿女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您省吃俭用,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硬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丁点可怜的钱供子女上学。

晴日之后有雨水,乌云过去见青天。1979年9月,春天真的来了!饱受22年人生折磨、历尽人间沧桑的岳父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平反后的岳父重回广州供销社总社工作,与浩劫重生的同事们一起话旧,一起指点江山,一起激扬文字。但是,劫后重生的岳父毕竟在农村受压迫、受迫害22年,对家乡,对亲朋,对好友,除了让他没齿难忘的非人折磨外,还留下了很多难以割舍的亲情。故土难忘,亲情难割。1982年4月,岳父又重回令他难以回首,但又魂牵梦绕的家乡,担起了潢川县幸福院院长的重任,直到1989年9月。离休后,县

委、县政府给予我岳父高度评价,确认他为副县级离休干部。多年的磨难,导致我岳父的身体状况较差,特别是近几年不仅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还患有股骨颈骨折、股骨头坏死等多种疾病。但他老人家是个坚强的人,遇困难不退缩,遇挫折不放弃,遇激流而勇进,即使在身患重病期间,依然坚强面对病魔,乐观面对人生。

敬爱的岳父,您一生为人秉性耿直,慷慨助人,宽厚仁爱,善良本分,襟怀坦荡,兢兢业业,闻名乡里,有口皆碑。在我们眼里,您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怀才不遇的政治家;您是我们的慈父,更是启蒙老师。您教导我们只能“先做人,后做事”,要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您是我们登天的梯,您是我们拉车的牛,您用勤劳的双手搀扶着我们走上人生的征程,您老人家平凡而崇高的精神境界永远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引航灯!

青山含悲花垂泪,绿水载孝草滴血。今天,您老人家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您语重心长的教诲,再也听不到您在工作生活中对我们的嘱托。我们坚信,逝去的是您衰竭的躯体,升华的是您永恒的灵魂!永别了,亲爱的岳父!安息吧,敬爱的岳父!祝愿慈祥的岳父在走向天堂的路上,一路顺风,一路走好!